

平番始末（明）许进 撰

●平番始末上

西域自汉武通后，历代废置不一。我太祖革元命，统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关而置甘州、肃州等卫，是即汉人断匈奴右臂之策也。洪武、永乐中，因关外诸番内附，复置哈密、赤斤、罕东、阿端、曲先、安定等卫，授以指挥等官，俱给诰印，羁縻不绝，使为甘肃藩蔽。后因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遗孽脱脱者为忠顺王，赐以金印，使为西城襟喉，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而诸国之向背虚实因赖其传报。由是诸番唇齿之势成，华夷内外之力合，边境宁谧，余八十年。

哈密之人凡三种，曰回回，曰畏兀儿，曰哈刺灰，皆务耕织，不尚战鬪。脱脱善抚之，国殷富。脱脱故，其子孛罗帖木儿袭封，（「其子孛罗帖木儿袭封」，原无「袭封」二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孛罗帖木儿故，（「孛罗帖木儿故」，原无「孛罗帖木儿」五字，据明纪录汇编本改。）无嗣，王母弩温荅力理国事，严毅有威，国人畏服。有谋弑之者，见其面则战栗失措，剑器皆堕。

成化九年，速檀阿力王侵哈密，与战不胜，遂虏王母、金印以去，三种夷人皆逃来甘州。朝廷虑其有变，移置苦峪、赤斤等处，而命高阳伯李文、右通政刘文往抚之。至则调集诸军驻苦峪地方，徒张声势，吐鲁番闻之，坚阵以待，而诸军竟不敢前，遂无功而还。自是吐番谓中国兵易与，志颇骄横。朝廷累敕守臣经略，而夷情变诈，猝未易定。

成化十四年，速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为速檀阿黑麻。守臣谓其国已易主，请乘间封王遣之国。乃选畏兀儿种都督罕慎者，系王母外甥，遂封为忠顺王，遣使送入哈密，守臣泊诸与事者皆赏赐金段有差，时成化二十年也。

未几，阿黑麻怒曰：「罕慎，贱族也，安得为王？」弘治元年，乃率众假以欲结亲罕慎执而杀之。随遣使称贡，且乞天使和番并求为哈密王。时钧阳马公文升在兵部，议谓遣使和好，虽迤北大虏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难复主哈密。至于入贡，则有常例，在所不拒，请下玺书，切责阿黑麻。阿黑麻得书怒，谋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兰曰：「哈密去吾土千余里，敌国辐辏，远出已难，况又近塞乎？今既弑其国王，则夷汉之心皆怒，若合谋并进，非我利也。不如乘势还城、印以款之，再图后举。」阿黑麻以为然。弘治四年，乃以城池、金印来归。

守臣具闻，下兵部议。大臣欲求忠顺王子孙袭封，询诸夷使，得安定王侄名陕巴者系其裔。弘治五年二月封为忠顺王，遣使护送之国，其实未安也。阿

黑麻果怒，假以都督阿木郎尝克其茶物，（「假以都督阿木郎尝克其茶物」，原无「尝」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又尝虏其人畜为辞，（「又尝虏其人畜为辞」，原无「尝」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遂侵哈密，杀阿木郎，复虏陕巴、金印以去，时弘治六年也。

事闻，上命兵部右侍郎张海、都督金事缙谦往经略之。时阿黑麻所遣入贡头目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余人适在京师，遂敕同张、缙以往。阿黑麻得敕不报，而但整饬士马，声言欲东向。张、缙计无所出，（「张缙计无所出」「无」原作「何」，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乃修嘉峪关等处，清查各卫寄居哈密夷人名数，遂归。上怒其经略无状，又不闻命擅回，下锦衣狱从重治。既皆宥减，张谪外任，缙闲住。巡抚都御史冯续取■夷使写亦满速儿等，议发遣两广安置。

无何，阿黑麻复侵哈密据之，转掠罕东等卫，诈称精兵一万，欲取甘州城以居。时北虏复大寇昌平等处，报至，中外震恐。大臣议遣巡抚，颇难其人，乃以予名上，制报可。遂赐敕升左佾都御史巡抚甘肃，与太监陆闇、总兵官都督刘宁协恭经略。予时因劾太监石岩掙克，谪知兖州府，再转陕西按察使，未行而有是命，颇不自安，问之北来人，皆曰：「无他故，哈密事大，北虏复逞，急欲用公尔。」

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时阿黑麻已去，留其大头目牙兰与撒他儿率精锐二百人守哈密。牙兰机警有勇力，能并开六弓，夜宿十徙，虽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胁从者皆慑服不敢动，其雄黠者反投之，（「其雄黠者反投之」，「投之」原作「及授」，据明纪录汇编本改。）教以挠中国之术。僚佐颇以为忧，问予所图，予曰：「已有拙见，徐当议之。」乃访抚夷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挥杨翥，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听。既而得其情状缓急甚悉，众复以为问，予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太宗建立此国，为虑最悉，（「为虑最悉」，「虑」原作「虏」，「悉」原作「急」，皆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外连罕东、赤斤、苦峪等卫，使为唇齿，内连甘肃等卫，使为应援，若哈密有警，则夷夏共救之，此非为哈密，为藩篱计尔。土鲁番去哈密千余里，中经黑风川等处，俱无水草，虽其人惯战习兵，使哈密有备，诸番犄角，我兵乘之，其易破哉！王母之虏也，实以哈密久安忘备，土番乘间袭之尔。既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归，一切仰我经略，我边又不肯身任其使，令其暂住苦峪等处，蓄积养锐，以图恢复，是以日月坐迁，愈久愈废，罕慎之封也，天兵之威未加，吐番之情未复，哈密之势未振，赤斤等卫之援未合，苟简为之，能不取败？罕慎既死，贼势益横，谓我兵不能远制，遂求为王，以主哈密。迨皇上震怒，（「迨皇上震怒」，「迨」原作「近」，据明纪录汇编本改。）下敕切责，则又佯归城、印以款

我谋，（「则又佯归城印以款我谋」，「城」原作「我」，据明纪录汇编本改。）而其实主哈密之心无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陕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来，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轻信寡谋，致有今日。且今牙兰凭其异胜之威，据有坚城，内外连结，大势已定，非复昔日或出或入专事剽劫之举，而哈密三遭残破，锐气已尽。近闻苦峪遗民种瓜放债，生理百出，皆不愿回本国，此岂有恢复之志哉？其赤斤等卫则又劫于土番之余威，心怀疑贰，踪迹不定。然则独欲以我兵与之千里争锋，诛寇立王，（「诛寇立王」，「寇」原作「鬼」，据明纪录汇编本改。）此谈兵之士所以为之束手而无策也。」众曰：「于公何如？」予曰：「不袭斩牙兰，则天威不振，而土番终不知惧；不怀来诸夷，则声援不合，而我兵终不敢入。今日之计，结好北虏，抚谕南羌，收赤斤等卫未一之心，作苦峪遗民已馁之气，以夷攻夷，佐以汉兵，出其不意，则牙兰成擒矣。牙兰既擒，贼计沮塞，（「贼计沮塞」，「贼」原作「城」，据明纪录汇编本改。）然后绥和诸夷，使之结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报复。少迁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旧业。整饬我兵，联络声势，以为诸夷应援。如是则土番进不能战，退无所得，力屈智穷，称款有日矣。」二月，予乃以用兵方略闻，上可其奏。

未几，阿黑麻贻书于罕东都督只克，自称速檀阿黑麻可汗敕书与只克都督、仓阿朵儿只、刺麻朵儿只众头目在前，（「仓阿朵儿只」，原无「仓」字，据明朱当■〈汙 晒〉国朝典故本补。）我祖宗拜荅儿主人的子孙在哈密往来，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属管束，进贡好物，和气住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缘何不照前例进贡？因这等气恼，所以来抢你，今后若差人投顺，与我进驼马便了，不然便动人马来问罪也。只克得书惊惧失措，乃自驰上肃州。予曰：「事急矣，无赤斤、罕东，是无哈密也，无哈密，甘肃受祸矣。」乃疏其事于朝曰：「速檀阿黑麻冒认残元之裔，僭称可汗之号，既已占夺哈密，杀其国王，却又侵扰属番，（「却又侵扰属番」，「却又」原作「劫人」，据明纪录汇编本改。）逼令从顺，揆其动静，为志不小。且罕东、赤斤等卫属番住牧地方，实为甘肃西北藩蔽，若不早为区处，尚被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胁从，边患有不可言。除将罕东左卫只克以礼优待，（「除将罕东左卫只克以礼优待」，原无「罕」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量给彩段、梭布、食粮等件，善加抚谕，令知朝廷恩威，顺逆死生之理，照旧住牧地方，勿听哄诱，自贻后悔。其阿黑麻若果复来侵扰，一面驰报，集卫夷兵并力剿杀。更乞敕哈密、赤斤、罕东三卫管事大头目奄克孛刺、只克等预先调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机，克期进取。仍量给各卫夷人赏赐，以结其心，庶几番夷用命，成功可收矣。」书奏，乃厚赏只克，令还。而复遣人赍段、布、食物分投赤斤、罕东等

卫抚谕之，为言土番无道，朝廷已出兵克期声讨，尔等皆累朝有职臣子，宜坚守臣节，整兵以待调发，勿生异心，自取灭亡。若各卫军饷不足，许即来告，为尔转奏，量给协济，事成朝廷自有升赏。只克等大喜，即覆书曰：「先年设立哈密、赤斤、罕东三卫，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密夺了，我每谁不怀恨他。昨日又差虎刺黑麻、札麻力丁两个人来我罕东地方上来说，也要我每投顺他，我只克等众头目只是不肯忘了皇帝主人洪恩，不肯投顺他。去年将我大小人口女儿都抢了，此讎几时报得？如众大人可怜见时，调罕东、赤斤、哈密三卫人马同到哈密，将牙兰头割了，也是报了我每讎恨，若不去时，恰似害怕他一般。」

时住守苦峪、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刺亦遣其头目脱脱忽、写亦虎仙等至，（「时住守苦峪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刺亦遣其头目脱脱忽写亦虎仙等至」，「住」原作「任」，据明纪录汇编本改。）称言本国失火，延烧财产略尽，人被西番抢虏太多，欲求赈贷，词甚哀切。僚佐皆曰：「此辈自寄居以来，即仰给予我，迄今所费不下数万，彼方以此为得计，不复以恢复为念，少有不足辄来告扰我边，岂能一一应之？」予曰：「不然，哈密三遭残破，人无固志，若非我边抚绥，称降土番久矣。今为彼图恢复而先失其心，事何由济？且养之二十余年而一旦弃之，何为也？」乃悉为奏请。令都督奄克孛刺钤束部落，照旧于苦峪地方耕牧，所缺种子，令人于肃州关领，趁时作种，无致流移。其西番虏去财物仍差抚夷官员拘集西番头目速鲁都思到官抚追，原抢行李一一给还原主。予复呼脱脱忽于听事，亲慰劳之，因谓之曰：「土番无故灭而国，（「土番无故灭尔国」，原无「土」字，据明朱当■〈汙 晒〉国朝典故本补。）致尔播迁窘辱至此，孰不愤恨？朝廷忧念尔等，特敕甘州守臣厚加优恤，思欲为尔等报讎，兴复旧业。尔等为人臣子，惟知窥利，反不动心，岂不貽笑四夷？今朝廷知尔等终无太志，自欲为尔出兵，袭杀牙兰，兴复旧国。尔等宜坚守臣节，协力进剿，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机，即便来报，勿执狐疑，自取后悔。」脱脱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吐番害，国破人亡，皇天可怜见，留下此残民住坐苦峪，若非皇帝主人与些口粮赏赐也都饿死了，不能勾有今日。我每但说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报得此讎，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烧了，过不得日子，只等天兵征进，我们随着出气力，天兵又不出来，延迟到今。如今朝廷可怜见，我们得了大赈济，又要出兵与我们复讎，我们就死合先去做头哨马，如何敢把朝廷的大恩德背了。」言毕泪下。余悉犒以羊酒令回，而遣人巡视火灾之家，徧加抚慰。此后凡有求讨称贡等项，余悉为斟酌缓急轻重应之，由是三卫夷人皆感激思奋。又令抚夷官，凡遇西域夷使入贡者，密切为言，朝廷方有事于哈密，有能倾心向化同力进取者，皆结为盟好，厚加赏

赐，许其岁岁进贡，为国藩篱。其迤北虏使进贡者，亦皆以此意晓之。

未几，肃州夜不收杨荣等四人至，报称在天仓墩瞭望，被鞑贼扑捉到营，见他头目称说：「我是野乜克力人马，先前有满可王等去甘肃，见众大人，蒙朝廷与了大赏赐回来。今有赤刺思王、亦上因王、满可王、奴秃卜花太师、哈刺忽平章等从哈密地方上领着部下人口来到亦集乃地方住着，（「亦上因王」，「上」原作「且」，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要与朝廷出气力。有大达子人马合我们去抢肃州，我们不肯依他，差我们来到这里住了十七个日子，今日纔等着你。把你这八个马当下，另与你四个马骑，去甘肃见众大人告计买卖，就差通事来说话，我们在这里住着，若外边有歹人来，我替你堵着杀，因此将荣等放回。」适哈密都督奄克孛刺亦遣其头目脱脱忽以野乜事来报，余曰：「北虏素诈，不宜轻信，然方有事西域，且诱致之，以孤吐番之势，不然又生一敌也。」乃遣抚夷千户陈杰同夜不收杨荣泊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赉羊、酒、米、面出境往谕之，果有诚心归附，便抚令前来。

未数日，陈杰果以野乜克力头目川哥儿等三十四人至，译其词云：「我川哥等俱系野乜克力坐营大头目亦刺思王部下头目，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边大达子常要来抢，逼胁我们投顺，与他领路来犯肃州，我们不肯依他，将我们抢了一遭，说再不肯时还要来抢，因此我们亦刺思王将带马一千、驼二百、羊一千与他陪话去了。（「因此我们亦刺思王将带马一千驼二百羊一千与他陪话去了」，原无「思」字，「陪」作「倍」，皆据明纪录汇编本补、改。）我们在亦集乃地方上住着，害怕汉人把我们错认做歹人在外边住着，又怕大达子来抢我们，心里十分艰难，过不得，因此要讨个水草便利地方住着，与朝廷进贡，出气力，就在甘肃城边做些买卖过日，别无歹意。」再令通事覆审，无异，悉厚犒之。而为之请于朝上曰：「野乜克力原系北虏乧加思兰暨亦思马因遗落部种，（「亦思马因」，原作「思亦马因」，据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传改。）一向潜住甘肃迤北亦集乃等处地方。自成化以来，时引外寇，突出山丹、甘州、高台、镇夷等处掳掠，前后贼杀官军不下二百员名，在边窥利，积有岁年，山川险易，道路远近，及城池虚实，军马众寡，彼尽窃知。今称在外边住则恐大达子抢，在内住又恐我边剿捕，欲求近边住牧及进贡买卖，察其动静，虽非真诚，似见势不容己，将有向化之意，若不俯从其请，恐失虏心，致生他变。方今有事于哈密，虽援甚寡，若羁縻此虏，使居西北，一则足以牵制吐番东向之兵，一则足以沮塞吐番乌合之计。除将达人川哥儿等以礼抚待，官为措办段、布等物给付犒劳，使彼感激效顺外，伏望敕该部计议，准令此处遇有大达子抢杀，暂于天仓境外威远地方躲避，无事之时，仍在亦集乃一带往来住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进贡，照赤斤、罕东事例，每季许来互市一次。不该互市之日

，不许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听其戮力剿杀，如此则边患少息，得以并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川哥儿等闻之，喜慰而去。

时又有小列秃者，北虏瓦剌部人，旧驻哈密以北把思阔之地，因与哈密结亲，妻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袭罕慎也，小列秃实救之，既而并杀其妹与其兄，小列秃由是衔之，（「小列秃由是衔之」，「衔」原作「御」，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凡与讎杀者数年余。余遣人踪迹其所在，云尚在旧地方。屡因虏使招之，至是遣其头目脱脱迷力、脱忽麻称款。七月，至自甘州，译其语曰：「我们小列秃见在把思阔地方住坐。今年三月里，有小列秃差他兄弟孛罗罕等四人往速擅阿黑麻根前讲和去，到那里听得阿黑麻说我们已抢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投顺我里，再要去抢瓜州等处，却怕小列秃路上打搅，不如先把小列秃抢了，然后去抢瓜州等处，将遣差来四个人不要放回，留下与我们领路。我们听得说这话，暗行逃回。见小列秃纔说了这话，阿黑麻随即差了四个人来到小列秃根前说：『你这里差人到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来了？』有小列秃说阿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着杀了，如今又来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原是讎人，有甚好处？把来的人杀了三个，留一个人领路与他厮杀。有小列秃收拾人马，中间有野也克力头目奄克台三十个人也到了，向小列秃说：『我每往汉人地方上去，蒙甘肃众大人与了大赏赐，好筵席，打发回了。』小列秃闻的喜欢不尽，说我两下里差人往甘州去，情愿与朝廷出气力，因此差我同脱忽麻来边上报知。」余得知甚喜，加厚劳之。

适阿黑麻复遣人至沙州，谕只克等使降，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肃州以报效。又传其已调兵可速苦地方，克期大举入寇，众方以为忧，余曰：「小列秃请附，吾事济矣！阿黑麻不复能来也。」众曰：「何如？」余曰：「小列秃与野也克力不同，野也克力之称款也，特欲窥利于我，我边抚致之，亦不过欲孤吐番之势耳，岂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秃则与吐番世讎，志在报复，观其此来，绝无告讨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战，若抚而用之，夷夏并进，牙兰不足图也。今当遣人令其速发，以挠阿黑麻东向之计，勿先为人制，则是计矣。」皆曰：「善。」余乃奏请令哈刺灰头目拜迭力迷失量带本卫夷人十名，厚赍段、布及番字书，同小列秃差来头目脱脱迷夫等密从背道前去把思阔地方，寻见小列秃并野也克力头目奄克台等，宣布朝廷恩威，（「宣布朝廷恩威」，「宣」原作「宜」，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曲加奖励，务在同心协力，共灭逆虏，兴复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奏朝廷，（「事奏朝廷」，原无「事」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自有重大升赏。及告以阿黑麻将欲东掠消息，省令速发迎敌，勿先为人制。仍行副总兵彭清分投差委抚夷通事官军，戒谕罕东左卫都督只克等，头目仓阿朵儿只等，哈密

卫都督奄克孛刺等，及蒙古赤斤卫都督卜剌召把麻奔等，并苦峪临边住牧番达人等，各要益坚臣节，固守境土，勿听哄诱，自取后悔。仍须整饬各部人马，昼夜哨探，以防寇兵，务在声势联络，不许自分彼此，坐失事机。

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阔，小列秃大喜曰：「正欲报讎，况又有助之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纠其邻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骑而西，（「乃率其部下并纠其邻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骑而西」，「邻」原作「御」，据明纪录汇编本改。）阿黑麻拒之于乞台哈刺兀之地，吐番大败，死者数百人，小列秃与其头目脱罗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歹袭为太师，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原无「北」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

八月，报至甘州，余乃与僚属议曰：「自吐番倡乱以来，西鄙用兵余二十年，凯音未奏，主忧臣辱。余东充谪臣，误蒙皇上录用，委以经略。受命以来，深惟闇劣不获图报为忧。幸赖朝廷之福，诸君之策，谋之半年，颇有次第。且牙兰远守孤城，所恃者阿黑麻之援尔。今阿黑麻已为小列秃所败，狼狈归国，东向之谋，（「东向之谋」，「谋」原作「余」，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似难再举，此可乘之时也。卜六阿歹衔其杀父之讎，痛入骨髓，若往宣谕，使之提兵西向以断吐番援路，而我轻兵倍道出其不意，则牙兰成擒矣。纵阿黑麻闻之，必不敢舍小列秃而援牙兰于哈密。（「必不敢舍小列秃而援牙兰于哈密」，「舍」原作「援」，「牙兰」下原衍「成擒矣」三字，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删。）况野乜克力精兵皆驻北边，亦足以牵制阿黑麻东向之计。而苦峪遗民与夫罕东、赤斤等卫精锐凡数千，（「而苦峪遗民与夫罕东赤斤等卫精锐凡数千」，「数」原作「四」，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自怀辑以来，咸感激思奋，合势而前，必胜之道也。又况我边适无北虏之警，得以并力西事，失此机会，后难再图，诸君以为何如？」众皆以深入为难，余曰：「奇功由险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耶？吾非贪功生事，特以吐番蕞尔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天朝，不能发一镞于关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峪等卫夷人，其所以隐忍迟回而不肯叛者，所望在此一举，今又中止，彼将谓我专事笼络，终难依倚，夷心改图，他变生矣。且哈密不欲复，则因循可矣，必欲复，舍此何为？况天下事未有不用费力而能成者，一劳永逸，古人有言，诸君其试思之！」时犹有异议者，都督刘公宁厉声赞之曰：「许公言是，保为诸君破之。」议遂定。乃以状闻，上降敕曰：「近得尔等奏，据罕东卫都督只克等报，虏酋阿黑麻残破哈密，令其头目牙兰占据至再至三，近又抢杀沙州，逼胁各卫归顺及僭称可汗名号，为患不已。欲动调番兵擒斩牙兰，克复哈密。等因事下兵部，会多官议，佥以尔等之言为是。敕调罕东

等三卫番兵往剿，但此虏素称强悍，而三卫兵无纪律，人无固志，必须兼用汉兵始克济事。敕至尔等即选委素为诸番信服的当官员，赉赐罕东等卫敕书各一道，（「赉赐罕东等卫敕书各一道」，原无「赐」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及量支官钱，措办表里、布绢等物，就令带去，交与只克、瓦刺达儿奄克孛刺并部下大小头目，谕令密探牙兰动静，各将所部惯战精兵尽数选出见数，（「各将所部惯战精兵尽数选出见数」，「将」原作「精」，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密切授以方略，立以期会，分以地方，听候调发。尔等先将本镇汉、土官兵拣选十分精壮者，给与坚利器械及腴壮正驮马匹，预定领兵领哨之人，严加练习，喂养马匹，如有瘦损，即将兑补。粮料草束及犒劳对象，俱要充物赢余。至相应时月，远为哨探，如无北虏、西番声息，及访察向背，审度强弱，果备无不周，机有可乘，功可必就，事无所失，一面应机速发，仍令副总兵彭清亲临节制，番兵分路进攻，汉兵按垒遥振，使声势联络，诸者有所顾藉，不至胆寒气馁。（「不至胆寒气馁」，「至」原作「胜」，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一面星驰具奏，其行兵之际，务要计虑周悉，不宜先时泄露，自取败衄，成功之日，升赏不吝，如无可乘之机，不可轻易而动，尔等其慎之慎之。」

### ●平番始末下

敕至，余乃先遣抚夷指挥杨翥往谕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写亦虎仙，令其差人潜入哈密探听阿黑麻及牙兰消息。翥至赤斤，奄克孛刺即遣头目拜迭力迷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几，擒一虏至，译云：「我骨的骨，是牙兰伴当。这八月十九日，牙兰使我同讨刺骨等六人出城南边场分驮麦子，因晚，被拜迭力迷失等十八人将我扑住掣来。我在哈密时听见人说速檀阿黑麻调了四千人马要往汉人地方上去抢，中间有小列秃领了四千人马来吐鲁番地名乞台哈刺兀和阿黑麻厮杀，把阿黑麻人杀了许多，小列秃也折了些人，小列秃如今在哈密北边离四五日路程哈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几日，这八月里往吐鲁番做虎儿班节去了。又听得小列秃还要领人马和阿黑麻厮杀哩，阿黑麻害怕，不敢离吐鲁番。今年汉人地方上也是来不成。」（「今年汉人地方上也是来不成」，「今年」原作「人在」，据明纪录汇编本改。）问以牙兰消息，曰：「牙兰如今在哈密坐里，他根前上马的好汉不上三四百人，其余都是老小男妇。同牙兰守城的头目撒他儿前日往吐鲁番去了，还要来哩。」时罕东人有自吐鲁番逃回者，畏兀儿指挥苦木亦遣人来报，其辞与也的骨所传无异。予审其不妄，即遣指挥杨翥驰赴赤斤、罕东、苦峪调集各卫头目来听方略。数日皆至，犒宴既毕，乃为陈说顺逆安危之理及朝廷恩德与牙兰可图状，令其各选精兵于住牧地方伺候待调发，敕至即照数驰赴军门。并密遣人谕小列秃，只于旧住地方按兵不

动，诸头目踊跃而去。

十月，予乃以赵协副守甘州，而身同刘公宁、陆公闇至肃州调集各处卫所官军，拣其精锐者凡四千员名，议以副总兵彭清为前部，予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关，沿途候调赤斤等卫夷兵亲临节制，俱会于羽集也川，以待分遣。以指挥杨翥赍敕亲诣番族抚调赤斤等卫夷兵共一千五百员名，与彭清会，以候大军。以少监沉让整饬在营一应神鎗、神铳、火器、火药等件器械，以户部郎中杨奇提督仓场，以佥事孟准随营督运粮草，以兵备副使李旻攒运军饷，（「以兵备副使李旻攒运军饷」，「旻」还作「昊」，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以分巡西宁佥事杨萱预备接济，以百户何祯、镇抚刘宝赍执旗牌统领官军，都指挥李清等一千五百员名骑牵正驮马匹，各带军火器械，营料什物，沿途巡点，勿致遗落。而予与刘、陆二公躬统大军续发，与彭清等及番兵俱会于羽集也川，以议进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众于肃州演武场。初六日发嘉峪关，历扇马城、赤斤、苦峪、王子庄等处，凡八日至羽集也川，营于卜陆吉儿之地。是夜大风振作，扬沙沙转徙，须臾平地成阜，（「须臾平地成阜」，「成」原作「城」，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军士寒不支，僵卧马傍。余重裘尚不堪，乃环走帐外，问慰诸军。胡地有鸟夜鸣，声极悲切，僚佐有垂泣者，余曰：「此正人子图报之日，死沙场亦幸矣，何泣为？夜半风止而雪，军士少安。翼日，小列秃遣其弟卜六赛罕王等十六人至营曰：「前日脱脱迷失往甘州见众大人报信，与了大赏赐。又差哈刺灰人矮胖到我营，有我与朝廷出力。吐鲁番原与我们讎家，我老子因此与阿黑麻厮杀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歹做了太师的职事，终日要报此讎。想起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卜六赛罕等来边上礼谢，就告禀众大人知道，我兄弟每连我叔孛罗罕同领人马与朝廷出气力，如今人马儿堵着吐鲁番路哩。」余嘉其意，犒以牛酒，令随中军。

时彭清兵与各卫番兵俱集，（「时彭清兵与各卫番兵俱集」，原无「时」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惟罕东未至，众欲待之，余曰：「潜师远袭，贵在神速，兵已足用，不须待也。」（「不须待也」，「也」原作「为」，据明纪录汇编本改。）乃令彭清精选番、汉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员名，授以方略，即日进发。别遣指挥杨禧领兵三百，分布北路坦力一带，指挥朱玉领兵三百分布南路养威一带，俱为彭清声援，以防不测。余则与刘、陆二公以大军继之，令番兵三百往来哨采，联络声势。苦峪去哈密凡三程，无水，入贡者皆驮水往来。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

十八日黎明，大兵掩至城下，以都指挥李清所领甘州官军六百一十余员名分为左哨，令百户何祯、冠带舍人刘豈执旗牌督之，（「令百户何顺冠带舍人

刘峒执旗牌督之」，「冠」原作「官」，据明朱当■〈汧 眇〉国朝典故本改。）与番兵六百三十余名四面合势进攻，贼亦悉力拒战，自寅至辰，贼气渐衰，我兵呼噪并进，凿城为坎，蚁附而登，贼众崩溃，退保土刺。土刺者，犹华言大台也。我兵乘胜直入，与贼首撒它儿复战于土刺下，指挥何玉、李珍等奋不顾身，先登陷阵，贼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攻破土刺五座，烧毁房屋三百间，俘获已故忠顺王妻女，获到牛、马、羊只二千有奇。牙兰、撒它儿乘间逸出，余贼四众逃匿山林，城中震慑，不敢动。惟余大土刺一座，（「惟余大土刺一座」，「土」原作「王」，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守者几千人，我兵以鎗炮矢石攻之，杀百数十人，尚未下。问其俘，则言皆哈密人为牙兰协从，非敢拒命，恐一槩被诛尔。余闻其说，急遣人传令勿攻。时有贪功者，冀与封侯，乃诣予耳语曰：「此辈既从牙兰，即是逆贼，且面貌不异吐番，若诛之，得八百首级，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险，千里争锋，而以数十百级归，何以为辞？」余曰：「朝廷用我辈专为恢复，我辈图恢复当务安定，妄杀一人，尚恐远人不服，况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谁与守？吾宁无功，决不为此，汝今尚未有嗣，第从吾言，天必令生佳儿，不然吾劾汝矣。」乃止。令官执信牌往谕之，遂下，咸给牛种，抚令宁家，并谕以时寒天兵不能远留，各宜改心涤虑，谨守旧土，春来当为尔等修筑城垒。迁发流人，以图久安之计。二十三日，乃以获到牛马赏犒将士，分哨结营，全胜而还，遂遣人以捷音闻，而合军由嘉峪关入。诸番兵令各还本卫，其头目皆赴肃州议功行赏。

十二月，捷至京，上乃下敕奖励，有「俱尔运谋协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语。巡按御史张恕复以功册闻，乃加陆闾俸米二十石，刘宁升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加俸米一百石」，原缺「一」字，据明朱当■〈汧 眇〉国朝典故本补。）余升右副都御史，彭清升实授都督僉事，其少监沈让、郎中杨奇、副使李旻、僉事孟准、葛萱、指挥王澄、李清、何玉、杨禧、李珍、杨翥及官舍军余人等各升赏有差。至于哈密、赤斤从征头目及瓦刺卜六赛罕王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赏之。是役也，初议从罕东快捷方式以趋哈密，既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东兵亦因雪阻不至，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奈为奏请原其罪，令图后效，上纳之。

时众议发遣哈密居人及立王事宜，予曰：「此行虽足以申威绝域，顾此虜负固已久，奋其余凶，必来扰我边疆，寻杀罕东、赤斤等卫，还攻哈密以为复讎之计。若以苦峪新迁之众当之，势必不支，再受其祸，则生意尽矣。前日之事，正为急于成功，不计万全，所以不妥耳，（「所以不妥耳」，「所以」原作「似」，据明朱当■〈汧 眇〉国朝典故本改。）奈何欲效之？今当一面先行严饬我边，简阅士马，分布要害，以防内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谕罕东等卫各

选精兵，与苦峪居人相为依倚，（「与苦峪居人相为依倚」，「与」原作「则」，据明纪录汇编本改。）以防袭取；一面谕令都督奄克孛刺与小列秃约为婚姻，以坚和好。乃令差人与小列秃从军使臣先回哈密，（「乃令差人与小列秃从军使臣先回哈密」，「乃」原作「及」，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探听牙兰、撒他儿去向及吐番动静，并赏犒赐小列秃诸物。省令以精骑布伏要地，遇有吐番逆贼，先行跟袭截杀，仍速报我边及赤斤等卫并力追剿。若阿黑麻果未悔祸，（「若阿黑麻果未悔祸」，「未」原作「来」，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东出为逆，小列秃袭其后，我兵犯其前，赤斤等卫之兵冲肋旁出，四面夹攻，无不破者。倘彼两三出不得逞，智力自困，疆弱之形判而主宾之势成，然后可以随机通变，为哈密永建之图。今虏心叵测，诸事未定，不计其害而图其利，恐非计也。」众乃从余议，遂令哈刺灰头目撒力巴儿等七名及卜六赛罕王等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

先是，牙兰、撒他儿之被我袭也，牙兰有名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吐鲁番，阿黑麻闻之大惊，欲遣牙兰还追我兵，牙兰难之，（「牙兰难之」，原无「难」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复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骑而出。过哈密，见城已残破，乃不攻而东，至哈刺克，以掠罕东并窥我边。时余所遣卜六赛罕王适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语其太师卜六阿歹，并致我边款厚之意，卜六阿歹即率精骑要击之于也力帖木儿之地，斩首数十百级，所略人畜尽得之，克克可失遁归，阿黑麻闻之惧。

丙辰正月，卜六阿歹遣其头目孛罗罕、拜烟歹二十人及哈刺灰、撒力巴儿七人至自肃州以报，予既厚为犒宴，而又奏令与奄克孛刺仍申前约结亲毕令还。其罕东被掠之众，亦令通事张海厚赍布物抚谕，夷心自是亦固。三月，阿黑麻与牙兰谋曰：「我经营哈密二十年，中国已不复望，不意瓦剌余孽相与为梗如此，岂天意耶？今中国诸卫之兵皆养锐不动，而但令此虏日与吾搏，深入则恐被夹攻，近则无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与求和，还我使臣，复通贡路，何如？」牙兰劝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将其众与其酋撒他儿复袭哈密，破之。报至，僚佐愕然，余曰：「哈密经我兵之后，居者皆移住小城中，城中止有老羸数百十，食且垂尽。（「食且垂尽」，原无「食」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而小列秃兵方往来其地，阿黑麻岂能持久乎？行且退矣。」

无何，（「无何」，「无」原作「夫」，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小列秃复遣其头目朵罗都王、阿失乃等二十六人至，报称：「有我们人马都在把思阔地方住坐，这三月里有孛罗罕王、俺荅孩平章从汉人地方上回到我们住处，与卜六阿歹太师、哈刺撒罕王说有肃州众大人每又与了赏赐，好筵席吃了，着与奄克孛刺做亲，替朝廷出气力。有太师听了这话，就聚了头目计

较，先差了奄克孛罗忽领一千人马去到哈密那边拜烟苔城杀了二十个汉子，抢了二十个女人，又把九个小城儿都抢了，又活捉两个人也杀了。如今还要差卜六赛罕王、俺荅孩平章往吐鲁番去抢，先着我们来报。我们来时又有吐鲁番走出来人说阿黑麻如今要来哈密里，太师问了这话，也要领人马往哈密抢去，抢了时再来报。」苦峪亦开送逃回夷人斩迭力迷失至，自言：「原随陕巴守城，后被阿黑麻抢了，一向不得归。旧年十一月，看见汉人军马到来，厮杀了几日回去，听得吐鲁番人说只说汉儿人无用，看了他一个个都是舍命的好汉，虽说先年的乱加思兰的人有好汉，（「虽说先年的乱加思兰的人有好汉」，原无「乱」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今汉儿人又强似他。今年三月里，有速檀阿黑麻又领人来到哈密，要把大城土基拆着，另砌一个小城儿住，城里又没个人计较。中间听见小列秃人马有些在把阔地方住坐，又有些在失把力地方住坐，因这等害怕。又见哈密坏了，住不得，阿黑麻领着人马就回去了。有小列秃太师儿子领了人马跟着，将后头走的赶上杀了十四个人，又活捉了一个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儿着守哈密，撒他儿不敢来，如今那在刺朮城坐着，他吐鲁番人不上二百，其余都是我们人。又听见说汉人大势军马还要出来，撒他儿十分怕，又不敢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克往吐鲁番报去了。如今小列秃人马都在这边堵着路坐哩。这四月十一日，撒他儿差了我们五十个人来哈密探听消息，到了哈密，听见人说小列秃、达子来哈密抢了两遭。又听得小列秃的人说与朝廷出气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住了五日，难过，又怕汉朝人马来，因此乘闲逃回来了。」众闻其说，皆以余为善料。余令行都司措办彩币、羊、酒以犒朵罗都王等，而奏请译写番文令其赍去，奖谕卜六阿歹太师及众部落，令知朝廷大恩，益坚臣节，务将速檀柯黑麻及逃酋牙兰、撒他儿设法斩捕，及将哈密城池潜住反夷抢赶尽绝，（「及将哈密城池潜住反夷抢赶尽绝」，「反」原作「歹」，据明朱当■〈汙 眇〉国朝典故本改。）以靖地方，以除后患，果若成功，朝廷断不负尔之劳。

朵罗都王既行，余复与僚佐议，以为哈密埋没，中开不复望者几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为不拔之基。天佑我国家得小列秃诸夷之助，一战而走牙兰，再战而走克克可失，三战而阿黑麻仅以身免，人心共力，同时俱振，哈密大势略已平矣。虽撒他儿尚在，然不据哈密而移住刺朮城，（「然不据哈密而移住刺朮城」，原无「住」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其胆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满三百，余皆协从，近闻我师与小列秃犄角累胜，心皆改图，日有逃者。其散处各城遗民，又皆日传番汉人马将至。闻撒他儿在刺朮，夜凡数惊，时走城外，此不终日之计也，复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种夷人每日递遗数十精骑入哈密、小列秃之地往来招谕，声势不绝，使知我大势已复，兵威四集，以耸动其心

。又时纵间于哈密，为言阿黑麻见哈密反复，欲尽坑其众，使胁从诸人疑阻生变。我边亦简阅士马，（「我边亦简阅士马」，原无「阅」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 声言欲合小列秃、赤斤等卫克期进讨，以夺其气，如是则撒他儿授首有日矣，（「如是则撒他儿授首有日矣」，「如是」下九字原无，据明纪录汇编本补。） 撒他儿死，大势自定。然后修城堑，广种植，议迁发，为防守。一面闭关谢绝西域，使激怒于诸夷，一面远窜羁留使臣，使挑怨于部落。（「使挑怨于部落」，原无「使」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 阿黑麻进无所得，退有后悔，不款塞求通，（「不款塞求通」，「求」原作「扼」，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 将何为乎？众曰：「是。」乃遗书于钧阳马公，马极以为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

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寝起沐发，忽传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来献吐鲁番头目首级，（「忽传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来献吐鲁番头目首级」，「目」原作「月」，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 余大惊，以为阿黑麻死矣，亟出视之，乃撒他儿首也。僚佐皆来称贺，余笑曰：「昨日与诸君言此虜行授首，今何如耶？」乃译来人云：「我名奄克孛刺，系哈密已故忠顺王部下人，后被阿黑麻抢了，逼着顺了他。旧年十一月里，有汉人军马来到了哈密，把牙兰赶的走了，随后有撒他儿来，害怕，把我们领在刺朮城住坐。这今年四月里，有人听见撒他儿和他手下人商说，有牙兰害怕回去了，只着我们在道里，甚么坐的，要好时把哈密好人马都杀了，其别的娃娃男妇我们起身回吐鲁番去罢。他说了这话，领着三千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每闻知道这话，慌了，做了个计较，对众人扬说汉人大势军马并奄克孛刺、拜迭力迷失的人马如今又都来了，听见人说哈密人若顺大明皇帝去的都饶了，不顺的就杀哩。我每说了这话，（「我每说了这话」，「说」原作「记」，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 有哈密人就都来一处商量了，起身到那阿思他纳城里坐下，先着两个人黑夜往哈密城里对哈密人把这话也说了。有先跟撒他儿去的十个人也是哈密人知的这话，就偷了撒他儿二十匹马回来与我都在一处。（「就偷了撒他儿二十匹马回来与我都在一处」，「匹」原作「四」，据明纪录汇编本改。） 有撒他儿听见我们在这里，收拾二百人马到阿思他纳城里与我们厮杀了三日，两下里都不曾得赢。我们差了亦撒失、黑迭迷力失两个去往把思阔地方，把小列秃五百人马调来了，着头目孛伦哈失哈领着同我们一处和撒他儿厮杀。有小列秃人马将撒他儿人马杀了一百四五十，撒他儿败了，走到城门下，有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把撒他儿哄着拿住割了头，（「火者哈只脱」，「脱」原在「者」下，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 其余的走脱了几个。我们杀罢，和小列秃人马又到哈刺帖乱城围着，城里只有两个是吐鲁番人走了，其余俱

是哈密人，我每就会了话，和小列秃人马一同来到。有小列秃人说，（「有小列秃人说」，原无「小」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你们不要在这里，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们在外寻哨，着分付了这话，回他把思阔地方去了。我们起了男妇四百人马就到哈密，同城里住人在土刺上守着哩，先差我和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满可三人拿撒他儿头来报。」哈密都督奄克孛刺亦遣人递达字报撒他儿事，并讨大兵乘势以攻吐番。余乃先令都督奄克孛刺先遣人入哈密探听彼中事务缓急以报，而复请于上曰：「圣朝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诸番，内以藩屏甘肃，勤王效顺，积有岁年。先彼逆虏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先彼逆虏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彼」原作「被」，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占夺城池，迫降属番，阻绝贡路。我皇上明见万里，时降纶音，令臣等潜师克复。臣等谨遵成命，率师征讨，仰仗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毁其积聚，抚安胁从，全胜而回。阿黑麻执迷不悟，自弃其天，后复两出为逆，率皆败衄归国，虽留撒他儿统领余孽在彼住守，势崩力折，无所底定。今瓦刺卜六阿歹并奄克孛刺等尊事圣朝，坚守臣节，乃能听我指挥，同谋协力，将撒他儿擒斩以献，所领部落杀戮无遗。又令哈密遗众占守土刺，（「又令哈密遣众占守土刺」，「令」原作「合」，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身为卫蔽。以此观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复之状。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实我皇上神谋睿算之所致也。臣等切虑牙兰遁迹于前，撒他儿授首于后，固为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虚，正在急于安处之时，倘若迟缓，诚恐吐鲁番纠众复来，外援未合，内心不定，势岂能支？臣等欲将赤斤住种三种夷人尽数发遣前去哈密，并力守住，奈事出仓卒，粮糒未备，又彼中事体缓急尚未的知，难如前议。若不随宜审处，又恐有悞事机，除行左副总兵彭清速便差人前去招谕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前来，令其挑选精壮本部夷人三十五名、畏兀儿一十五名，俱量加犒赏，着令前去哈密，与彼见住夷人并力占守，以壮国威。仍差人赍赏前去卜六阿歹处，谕以朝廷嘉尔复讎恤患之功，诱令往来和好，联络声势，以慑虏心。一面差人星夜来报，以凭另行奏请处治。」

无何，阿黑麻复遣其酋卒五百骑袭哈密，期欲尽屠其众。都督奄克孛刺差人以报，译云：「前日有众大人着奄克孛刺差人去哈密探听消息，（「都督奄克孛刺差人以报译云前日有众大人着奄克孛刺差人去哈密探听消息」，原无「都督奄克孛刺差人」以下十七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都督就差了我脱脱苦木等十一人去到了哈密城边，撞着一个人，问他哈密声息，他说如今哈密城里俱是我们人，吐鲁番一个也无有，我就与他进到城里。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马来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刺围了，我们认的是吐鲁番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

个人。我们土刺上就放火煨烟。有小列秃的人看见烟起，有卜六赛罕王领了六百人马来了，吐鲁番人见了人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六赛罕王到了城下，我们下土刺同他赶到速木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厮杀，把吐鲁番人杀了九个，我们也折了五个人。有吐鲁番回去了。我们和小列秃来到哈密，小列秃随往他地方去了。我们原把听事的人他们留下九个在哈密守城，着我四个来报信。」问以彼中意向真伪，曰：「如今哈密都是一个心，来时对我们说，快着人来守城，恐那里人少支持不住。」问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从败了这一遭，十分害怕。又见旧时顺他的人如今都随了我们，他来这地方也无处安插多管事，（「他来这地方也无处安插多管事」，「事」原作「是」，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再不敢出。」时余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乃递番文，告称艰难，求讨盘费、口粮、修城器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赏赐，并谢小列秃礼物，余皆为奏请给付。而令都督奄克字刺谕使即发，复写番文付与拜迭力迷失赍去与小列秃太师并领兵擒斩撒他儿有功头目，谕令务与哈密在城夷人叙亲和好，同心协力防守，家属各为量给口粮，勿致冻馁。

拜迭力迷失既行，（「拜迭力迷失」，原作「拜迭失力」，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改。）适苦峪原差探听夷人奄克等复至，言哈密城守已固，但不敢远出耕种。问以小列秃动静，曰：「小列秃人常来哈密与我们做买卖。昨日我来时，卜六阿歹又与我们说，你去与众大人说，如今事已定了，将苦峪人都着来守城罢，我到八月尽间望着你们。」僚佐闻其说，皆以为尽遣之便，余曰：「哈密国势虽复，第累经兵燹，荡然一空，苦骤以苦峪一千之众遣之归，（「若骤以苦峪一千之众遣之归」，「若」原作「右」，据明纪录汇编本改。）何以自贍？阿黑麻虽屡遭挫衄，包藏祸心，尚未可测。为今日计，莫若再练精壮者二百余人，令入哈密，修复室庐，多放冬水，（「多放冬水」，「放」原作「于」，「水」原作「末」，皆据明纪录汇编本改。）候来春无警，则尽遣苦峪壮丁入田。果刍粮既备，守具不缺，然后尽其家属，查照起发罕慎事例，量为周给。委副参将官前至赤斤等处驻扎，遥振军威，相机发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过则已，不然，战有余力，（「战有余力」，原无「余力」二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守有余备，（「守有余备」，原无「守有」二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吾无患矣。」议既定，乃以闻，制悉报可。

阿黑麻闻之，计无所出，乃怨牙兰，而归罪诸夷教诱者。弘治丁巳，遂以陕巴、金印来归，且遣使入贡，并求安置两广使臣写亦满速儿等，（「并求安置两广使臣写亦满速儿等」，原无「求」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补。）上皆许之。降敕于阿黑麻，令涤虑自新，而差官护送陕巴及苦峪人入国

，（「而差官护送陕巴及苦峪人入国」，原无「人」字，据明朱当■〈汙 眇〉国朝典故本补。）于是哈密复与，番卫底定，边关无警，西域咸通。九重抒西顾之忧，予亦迁官去陕矣。八月，升户部右侍郎。

庚申，北虏寇，大同孔棘，廷议复以予为提督。甫至一月，（「甫至一月」，「一」原作「十」，据明朱当■〈汙 眇〉国朝典故本改。）奉旨，以参劾将官不与监督同议，致仕归家。邑路通陕，哈密入贡者感予畴昔之意，过必求见，罗拜为寿而后去。问以彼中事，则已生聚富强，与旧日同矣。因思予昔冒雪以袭牙兰，食干糲，饮冰水，蒙犯矢石，肌肤毁裂，（「肌肤毁裂」，「裂」原作「拆」，据明朱当■〈汙 眇〉国朝典故本改。）往返沙漠盖三千里，不解甲而卧者四十余日，当时已分无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领，复叨宠命，再转崇阶，及今优游林下者又数年，此非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顾予老矣，戇直多忤，无益时用。幸际太平之盛，得安草莽，苟度余生。若不幸而有疆场之虞，尚当荷一戈先士卒而死，以报君恩，焉能牖下与儿女子永诀耶？秋居对客偶谈及此，因检奏藁，计其兴复始末，一以示人臣报国之义，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以俾后之筹边者知其责任之重，成功之难如此云。